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政治学系列 •

总主编 华世平

遏制民族主义

[美]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著

韩召颖 等 译

欧阳景根 校

Containing
Nationalis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遏制民族主义

[美]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著

韩召颖 等 译

欧阳景根 校

Containing
Nationalis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遏制民族主义/[美] 赫克特著; 韩召颖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ISBN 978-7-300-15507-4

I. ①遏… II. ①赫…②韩…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731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遏制民族主义

[美]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著

韩召颖 等 译

欧阳景根 校

Ezhi Minzu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5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西方，有关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阐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产生了十分丰富和系统的政治思想，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学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是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步并不算晚。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政治学课程开始在国内少数大学中讲授，如果从 1905 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只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短二十几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一度中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按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学术专著，引进了一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应当说，政治学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发展中的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当然，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其学术观点、理论预设等也不完全为我们所认同，但对处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政治学来说，以开放的思想对待西方的理论，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创新，不失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条捷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诚协作，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出版这套译丛，旨在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学术著作系统地译介给中国读者，为国内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总的来看，这套译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威性。所选著作均为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得到国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在西方主流学界被反复引用。丛书作者包括罗伯特·A·达尔、塞缪尔·P·亨廷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安东尼·吉登斯、伊恩·夏皮罗、约瑟夫·S·奈、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个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套译丛强大的作者阵容。

第二，全面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一些政治学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但这种翻译出版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零散的。本套译丛是国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它试图涵盖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比较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思

潮、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

第三，前沿性。本套译丛选择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后行为主义、全球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等的著作，以期促使国内政治学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较为及时地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套译丛于 2008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并邀请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教授担任译丛总主编，他对部分原著的推荐、译者的选择以及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十分感激！参与本套译丛翻译工作的译者大多是本领域的学术骨干和中青年专家，都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政治学系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校工作还存在些许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困惑	1
民族主义的界定	5
治理单元	9
民族	10
民族的突出特征	13
民族主义的类型	15
第二章 民族主义的起因	23
群体的形成	24
群体团结的决定因素	26
为何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事物	29
谁是民族主义者	33
什么制度才能遏制民族主义?	36
第三章 间接统治与民族主义的缺失	43
间接统治的兴起：原始国家形成理论	45



欧洲历史上的间接统治	52
欧洲殖民地的间接统治	57
结论	60
第四章 国家建设民族主义	68
直接统治的兴起	69
直接统治的影响	71
直接统治与国家建设民族主义	74
结论	79
第五章 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	87
外围民族主义	87
奥斯曼帝国外围民族主义的出现时间	88
挪威与爱尔兰的纯分离	95
民族统一民族主义	100
统一民族主义	101
包容性民族主义 VS 排他性民族主义	107
结论	108
第六章 民族认同的凸显	117
民族认同的根源	119
基于文化差异的劳动分工如何建构社会认同	124
劳动分工的根源	130
劳动分工的继续存在	132
第七章 主权要求与民族主义的出现	142
主权要求	144
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	151
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	153

集体行动的制度障碍·····	155
民族主义暴力的战略运用·····	156
结论·····	160
第八章 遏制民族主义 ·····	166
协和民主制·····	168
选举制度·····	169
联邦制·····	171
为什么联邦制会加剧民族主义冲突·····	172
为什么联邦制会阻止民族主义冲突·····	175
一些新证据·····	177
南斯拉夫：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与分裂·····	181
地方分权的实施：程序正义的作用·····	184
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变得更为可行·····	186
最后的话·····	189

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困惑

前不久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步行前往西雅图的弗里蒙特区（Fremont）农贸市场，去买些当地的农产品。作为当地民众生活最为放纵的地区，弗里蒙特重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思潮时期的随意与散漫。在市场的西南边缘，经过破破乱乱的废旧家具和旧衣服摊区，一个正向地平线注目远望的人的巨大铜像即隐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人是列宁。此前一年，当地一位企业家把铜像从某个俄罗斯小镇的垃圾堆里抢救出来，带回到西雅图的家里。人们可以想象，当得知这位企业家要绕半个地球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遗物运到美国后，这个小镇的官员们会是什么反应。至于这个铜像为什么最后会出现在弗里蒙特，对于我来说则是个谜。另外，不知是哪个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在列宁的帽子顶上放了一个红色的锥形橡胶交通路标。这个小小的装饰极大地改变了铜像的外观：本来是一位火热的革命煽动者，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无辜的低能儿形象。列宁在西雅图弗里蒙特区的命运，只不过是世界政治沧海桑田的一个小小缩影。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者，列宁是国际工人运动诸多领导者中最成功的象征。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以阶级为基础的



政治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其朋友还是敌人，都将其视为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敌人。仅仅就在 60 年前，美国也曾受到了这个政治变动巨大幽灵的困扰，在新政时期，国家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大幅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发生革命。在西欧，许多国家出于同样的忧虑，广泛建立起了福利国家体系。支持和反对工会的激烈斗争一直是媒体热心报道的对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吉米·霍法（Jimmy Hoffa）和其他劳工领袖都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也是从那以后，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开始式微，而且这绝非是美国独有的现象。^[1]其中的一个标志是工会权力长期持续下降。自 1935 年以来，美国劳工力量在工会中的比例一直在降低；今天只占到大约 17%。现在有多少美国人能够记得哪怕一个劳工领袖的名字呢？即使在英国，这个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受阶级观念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于 1995 年废除了党章第四条，成功地扭转了工会支配工党的局面。当然，阶级政治消亡最重要的标志是 1989 年后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崩溃。在我的孩提时代，学校举行过强制性的空袭演习，以免我们受到共产主义危险的威胁；今天，只有最聪敏的美国学童才会对共产主义有些许了解。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了历史。总之，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已经拒绝在革命事业中扮演自己注定应担当的角色。锥形交通路标以及列宁铜像在弗里蒙特古里古怪的放置，无声地说明了这一切，乃至更多。

不过，这也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阶级政治退出舞台的同时，种族政治走向舞台的中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种族问题日益突出的趋势，无论是在通俗文化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十分明显。好莱坞的明星们曾经为了掩盖自己的种族背景而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但现在使用带有鲜明种族特色的名字却成为时髦。迪斯尼动画片——可能是美国儿童们唯一共享的文化体验——过去通常将带有鲜明种族特色的人物刻画为大熔炉的志愿参与者，可是，近些年

来,明确的种族认同已经在动画片中占据了主流。《小飞象》(*Dumbo*)中喜欢嘲弄别人但乐于助人的乌鸦们,为《狮子王》(*The Lion King*)中说话声音刺耳的辛巴(Simba)所取代(Rothstein, 1997)。

不仅通俗文化受到了政治趋势的广泛影响,而且,民族主义及其孪生兄弟——族群问题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更直接地体会时代的变迁,我们可以1994年的世界为例。世界在这一年里发生了23场战争,其中有18场是因为民族主义或族群问题对国家的挑战而触发的。世界上约3/4的难民因族群或民族冲突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联合国开展的13次维和行动中,有8次是为了将族群政治冲突中的对立双方隔离开来(Gurr, 1994: 350)。更有甚者,这种趋势在此之后愈演愈烈。

如今,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现代通信技术日趋成熟,它虽然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却加剧了这种冲突。^[2]以前广播媒体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或者在其他一些地方基本上是由大公司控制,然而,现在新的通信技术使得个人或社会组织都能够设立自己的广播平台。无论是瓦哈卡(Oaxacan,墨西哥南部地区)的萨柏塔主义者(*Zapatistas*),还是科索沃的民族主义者,他们都使用了数字通信技术向国际社会诉说他们在政治上的冤屈。因而,他们得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支持者的人力和财力支援。而历史上以前发生这种同样的事件,根本就不存在造成这样结果的可能性。所以,数字通信技术会削弱国家的权力,而且可能在将来会导致更多的民族主义冲突(Castells, 1997: 254-255, 257)。^[3]

当然,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并非无人注意。最近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和书籍浩如烟海,而且至少有两种关于民族主义的新学术刊物创刊。因此,我们对某些国家或历史上的众多民族主义运动和冲突的认识也得以大大加强。

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尽管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重视迅速增加,但是,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书将集中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首先,对于民族主义



形成于过去两个世纪的一般结论，没人提出异议，但是，对于民族主义为何成为一种现代性问题，却并未达成共识。其次，人们都承认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比在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更盛行，可是，对于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者却各持己见。^[4]最后，既然民族主义常常与可怕的暴力联系在一起，那么，有没有办法遏制其阴暗面呢？本书就是要探讨这三个问题。

有些人否认这种一般性的问题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去解答它们了（Hall 1993；Calhoun 1997）。这些人认为，既然每个民族主义的具体事例均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那么，也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了解它。如果民族主义并非是由分析家所建构，而是由人民所创造并长期受到人民的影响，那么，任何偏离这些特定条件的讨论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并不否认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建构。但是，我认为，探讨这种社会建构一般发生在何种条件之下是非常有意义的。^[5]

然而，这方面的探讨迄今为止还并不多见。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中出现这种空白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类研究文献中，历史个案研究远远超过比较分析研究，尽管确实也有过几项重要的比较研究，但它们并未就这些问题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之所以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结论，是因为对民族主义的真正含义还存在争论。

因此，虽然可能看起来有些烦琐，但要分析民族主义形成的一般原因和所造成的后果，首先就要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民族主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民族主义现象，一般都是由诸多文化和政治事件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什锦。就文化而言，其中包括设立民间传统节日、^[6]以及艺术、^[7]文学、^[8]音乐^[9]乃至服饰作品的创作（Bogatyrev, 1971），它们都是为了给民族歌功颂德。^[10]甚至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这样一些学科，也被用来美化一些民族的起源。^[11]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更加现代的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民族主义政治所涵盖的范围就十分广泛，从平常事件到暴力冲突，不一而足。以平常事件来说，在美国，所有体育和文化事件开幕之前，观众都要起立高唱“星条旗永不落”。这种做法大概是为了激励拥有众多不同

文化背景的移民“成为”美国人。除了美国国歌和国旗外，还有其他更神圣的美国标志吗？参加竞选和投票支持合法的民族主义政党可能是最为普遍的民族主义政治行为。

不过，暴力也常常伴随着民族主义。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关联不胜枚举——传说中以色列人在马察达（Masada）对罗马入侵者的顽强抵抗、希腊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法国圣女贞德反对英国侵略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过去在欧洲发生的浩劫、近年来在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大屠杀，以及爱尔兰、以色列和斯里兰卡的恐怖主义政治，数不胜数。目前民族主义的暴力程度可能要比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严重得多。例如，自 1983 年以来，在斯里兰卡内战中，已有超过 30 000 名泰米尔人被杀害：

在过去五年里，泰米尔人的战斗多数是由以年轻妇女和学龄儿童为主体组成的部队承担的。这场现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内战的主角是年龄最小只有 14 岁的青少年：这些孩子在求死与殉道的氛围中长大……现在至少有 3 000 名泰米尔年轻人为反政府的猛虎组织战斗……最近几年令斯里兰卡政府头痛的是……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针对政府机构或政治领导人的攻击中，毁灭性的自杀式袭击持续不断。成百上千的泰米尔人以这种方式战死，其中很多人是女性；而且，她们几乎都只有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McGirk, 1995）。^[12]

鉴于以上提到的众多事实，界定民族主义的概念绝非易事。

民族主义的界定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 1774 年赫尔德（Herder）的作品中（Alter, 1989: 7）；从那以后，它一直被用来描



述各种混杂在一起且令人困惑的现象。评论者常常抱怨说，民族主义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含义，而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却被混淆了。因此，有关该问题的综合性读物的编辑们断言：“在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的研究中，可能最大的困难在于找到对核心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精确且一致的定义”（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 4）。也有专家认为：“‘民族主义’一词可能涵盖了过多的现象，这说明‘民族主义’是当今政治和分析思想词汇中最为模糊的概念之一”（Alter, 1989: 4）。这种模糊性使民族主义研究对于那些以政治而不是以纯分析为动机的学者尤其具有吸引力。^[13]如果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界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对其——特别是关于民族主义的成因、民族主义是倒退的还是进步的，以及它是否是一种现存的政治形式——提出大相径庭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并非像这些抱怨所显示的那样肤浅。尽管有许多相左的说法，但学术文献中的共识还是要比平常想象的要多。首先，民族主义主要关涉政治范畴（Breuilly, 1993）。虽然从文学、音乐、艺术方面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总的来看，社会对民族主义问题关注度的增加却并非由这些领域的问题导致。^[14]

当然，即使民族主义的范围只限于政治领域，对其进行界定的困难依然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渊源。民族主义始于法国童话中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童话中，普通民众战胜了代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腐败的君主力量。因此，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在其描写1830年法国革命的寓言式巨幅油画《在街垒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at the Baricades*，又译《自由领导人民》）中，突出表现了一位在街垒战斗的硝烟中半裸着身体、一手高擎三色旗前进的自由女神的形象。不过，到20世纪，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异，它变成了弗兰肯斯泰因式的人形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鼓动民众的仇外排外情绪，甚至发动进行种族灭绝的社会运动（Minogue, 1967: 7）。

由于没有哪一个词汇可以单独描述这样一种具有两面性的事物，所以通常只能按类型对其进行分类。可能最常见的分类是西方和东方的民族主义之分（Kohn, 1944; Plamenatz, 1976），不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法——比如文化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与分离性民族主义（particularistic nationalism）之分（Greenfeld, 1992）。最终，目前大多数关于民族主义的分类方法都毫不掩饰地采用了规范性的标准：它们只是区分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Billig, 1995; Chatterjee, 1993）。

这种界定策略的问题在于，任何事物并非非好即坏。而是人们的思想使然。对民族主义的恰当解释应该包含所有不同的方面；它应该既能涵盖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也能涵盖狭隘民族主义（illiberal nationalism）。同时，它还应该能够摒弃那些并非为民族主义所独有的现象。因此，任何界定要想有益于促进对事物更好的解释，就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

不过，这种情况也并非无可救药，因为在学术文献中，对于特定分析性概念的界定，还是存在着广泛共识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主义是指以使民族——以寻求自治（self-governance）为目标、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集合体——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相一致的政治行为。^[15]我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负责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的社会中维护秩序、公平、福利与防御的整套具体制度（North, 1981; Poggi, 1978; Weber, [1922] 1978: 905）。因而，民族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意味着追求民族自决。

然而，这个界定也并非最佳，因为它回避了有关民族主义产生时间的重要问题。由于国家存在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历史上大多数社会在国家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正常运行了——严格来说，以国家来界定民族主义只能限于现代世界（modern world）。如果说民族主义只是现代的产物，那么对这一说法本身就需要作出解释。所以，民族主义最好还是定义为意在使民族（nation）边界与其治理单元（governance unit）边界相一致的集体行动。



可是，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根本不同的政策来实现。民族和治理单元可以通过实施包容性政策来实现这种一致性，将不同文化群体成员平等地纳入同一政治体。美国硬币上“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的警句就贴切地表达了这种包容性的民族主义战略。

同样地，民族与治理单元的一致性也可以通过实施排斥性政策来实现，即只允许一个或几个民族在政治体中拥有完全的成员资格。排斥性民族主义战略包括实施由“统合民族主义者”（integral nationalist）莫拉斯（Maurras, [1954] 1970）提出且广为人知的移民或限制公民资格政策，以及诸如种族清洗和公开的种族屠杀等更为残忍的政策。在现今关于民族主义的界定中，无论是睡美人还是弗兰肯斯坦因式的人形怪物等形象都可以找到。

关于这个界定，有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意在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集体行动，那么怎样才能在实践中识别这一目的呢？尽管每个民族主义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大多无法为人所知，^[16]但是每个社会组织或政党都是根据其公开宣扬的目标吸引支持者。于是，那些极力提倡民族与治理单元一致性（也就是说，提倡民族主权）的团体毫无疑问就是民族主义的团体。^[17]当然，我们应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变量，而不是恒量。如果说某一团体寻求的并非是完全的民族主权——或者其目标与其所达到的结果并不那么相关——那么，它所秉持的必定不是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18]

围绕概念设定边界的界定才会有效，意欲涵盖一切的界定注定是徒劳的。^[19]如同所有界定一样，现在的这个界定排除了其范围内的一些现象。对任何界定都要问一个问题，即它是否为了达到规范性目的而排除了应当排除的成分。尽管这个界定并未排除历史——例如，它并未将民族主义仅限于近代时期——但是，应当承认它确实存在着排他性：它将民族主义局限于政治领域。因此，根据这个界定，如果没有以实现民族自决为公开目标的社会运动，而仅以语言、音乐或符号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情感——如在 17 世纪欧洲经常出现的情况，更毋论其他地方和时间的现象（Marcu, 1976）——它